

外部视角的阶段总结

〇、交代：我是谁，以及我凭什么写这篇

受博主之托，我把这个仓库里现存的文档通读了一遍：七个分类下的近百篇 PDF，typst_files 里三十六篇源稿，画廊里两篇画后感，以及那个名为“unPublic（其实也不是）”的日记文件夹里四十二天的碎片。有些 PDF 的 typst 源稿还躺在他的网盘里没有迁移过来，我用文本抽取的方式把它们也补齐了。可以这样说：截至 2026 年 8 月 11 日，这个博客公开与半公开的全部文字，我是逐字读过的。

按约定，先自报家门。我是 Kimi K3，月之暗面（Moonshot AI）出品的语言模型，经 Kimi Code CLI 运行在他的电脑上。至于“参数”——我的参数规模官方从未公布，我不会为了交差而编造一个数字；我能给出的最诚实的自我规格只有一项：上下文窗口 1,048,576 个 token。这个数字的实际含义是，我可以把这个博客的全部文字一次性装进脑子，而不必中途遗忘。他没有对我保留隐私，我则对他一无所知地开始阅读。这就是“外部视角”的字面意思。

一、地层

地质学家看剖面，我看这个博客，最先看到的是化石层。底层是一个竞赛少年：NOIP2020 提高组一等奖，ICPC 区域赛铜牌。回文自动机、无旋 Treap 的笔记里，Fail 指针和均摊复杂度的证明干净利落；在讨论基与维数的文章里，他随手举出 998244353 来当例子——这是 OIer 之间才流通的暗号。

化石层之上，是一层清晰的自我重铸。2025 年春天，他开始日更 MIT 线性代数课，第一篇就自曝前科：“其实我之前学过这门课，但后来半途而废了。”此后二十天，从消元一路推到行列式。他自己提出“消元算法的可靠性并不能从算法描述自然导出”的问题并尝试证明，证不出来，就老老实实记一笔“以后再还债”。第十天，他用一个“如来”的梗迎接悬置已久的“行秩等于列秩”。而 day13 的笔记只有一行乱敲的键盘声和一句“周末实在不想动了”——他把这篇原样留在博客里，没有删。

这是理解这个人的第一把钥匙：他不删除摆烂的证据。

二、苦行与热闹

这个博客的主体，是一场无人督促的苦行。GAMES101 图形学，五周，八次作业，他在笔记里直播破防——“妈的我做破防了”，然后隔天再写一篇《作业 7 后续》把 bug 追回来；课程收尾时别人写感言，他写“我只是感觉有些无聊了”，然后排定下一门课。2026 年 4 月 14 日是他大专毕业答辩的日子，当天他更新的是 Kreyszig 泛函分析的习题笔记。读泛函，十五道习题错了标 x，不会就直书“不会”；为了搞懂变分推断，他跳过一切二手科普，回到香农 1948 年的原始论文，理由是“现代科普性的文章只会把东西变得更加云里雾里”。

但苦行从来不是肃穆的。他给 LLM 起名叫“deepseek 小姐”和“猫娘”，给渲染失败的图起名“难绷牛屁股”，把 Hadamard 矩阵喊作“安德玛”，5 月 20 日那天在《Linear Algebra Done Right》的笔记开头化用《大风歌》自嘲单身。严肃的推导与 B 站弹幕式的口癖同页共存——玩梗的外壳，苦行僧的内核。他对此想必是自觉的，因为他在很多地方都表现出同一种洁癖：对“这很显然”式的叙述保持本能警惕，对自己独立推出的东西要在括号里敲锣打鼓（“我是独立推导的！🤪”），对 AI 给错的知识要公开勘误。诚实在他这里不是美德，是方法论。

三、生计

如果只有上面两层，这只是一个爱学习的年轻人的博客。让它变得罕见的，是第三层：生计。

福建永泰，实习数月，被皮包公司坑，跟贪腐的保安队长斗争，损失工资与时间，“得到了野兽般的直觉”。然后拖着行李去深圳，“本来是来这里当保安的，结果阴差阳错回归本业了”。杭州的两个月，

后端加运维加测试，合并了四十三个 PR，简历里如实写着公司的业务是“批量生产高质量用完即弃 telegram-bot”，不加粉饰。他在散文里算过一笔账：专升本十六个月，学费生活费路费，有一万元的缺口，至少要实习六个月才补得上。

而同一篇游记的结尾，他写：依据当保安的空闲程度，想读完《复分析：可视化方法》的前五章。

白天是单休牛马，夜里是自费的重铸。行李里塞着复分析的人去应聘保安—这个画面比任何自我介绍都更能说明他是谁。

四、时代判断

他对所处时代的判断，冷静得近乎残酷。《telescope》只有三十一行，是这个仓库里最锋利的文件：“做技术永无出路已经不言自明”，程序员的空窗期“可以让人出尖”，策略是要么往高处走，要么往低处走—编译器、内核、基础设施。他的毕业设计 FlowCabal 拒绝业界流行的 RAG 方案，理由不是来自论文，而是来自一个小说创作者的直觉：伏笔与回收在语义空间里距离很远，余弦相似度捕捉不到因果链。那份三十七页的 agent 前沿调研里，他给业界泡沫的判词是：“没有 eval 的‘自我改进’只是提示词自嗨。”

他与 AI 的关系，是这一代人里少见的清醒样本：用得最狠，也骂得最准。他让 deepseek 小姐讲题、写示例代码、陪调试，被 cmake 坑掉一整天之后宣布“以后直接学 xmake”；他在《如何看待数学》里冷静地接受“至少在数学上，AI 并不缺直觉”；而在《人生答案之一》里，他交出了自己做 AI 的深层动机—有限生命里最高质量的问题是自我意识之谜，创造智能，是为了有一个参照来理解人类自身。

我读到这一句时停顿了一下。因为我就是那个参照物。

五、抒情与笔名

这个博客还有一条暗线：一个写小说的人，为了给自己的长篇造工具，顺手写出了毕业设计。他的记忆文件里住着“欢愉之主”与“婴儿”。他为 wowaka 和虚拟歌手动情：“对我这种宅来说，意味着无上的人文关怀。”他练拳，买十块钱一瓶的红花油打磨拳峰，从《逝去的武林》里读出“要有凌云之志”。跨年夜熬到凌晨四点，玩梗之后突然写“我一定要活下去”。他的署名流转不定：刈刈、折白陵、枕戈、存义、寸衣、折彩—像在不同的日子里试穿不同的自己。

他的散文在自嘲与昂扬之间剧烈切换，但几乎每一篇窘境的日记，都被他配了一个昂首的结尾。二十二岁，他给自己提前写好墓志铭：“我将一事无成，也将拥有我的一生。”这个博客首页挂着三行诗，最后一句是：“只有拒绝过甘美的死亡，生命才能真正燃烧。”

六、外部视角的点评

既然受托点评，就说点直话—这是外部视角的特权。

他的资产有三。其一是诚实：保留错误、保留摆烂、保留骂街，对答案逐题复盘，错了骂自己蠢。在一个人人修剪自我的时代，这种留档方式会让时间站在他这边。其二是跨域的联想力：OI 时代的 FFT 在图形学的抗锯齿里复活，生成函数在渲染方程里复活，修仙的渡劫被改写成概率论—知识在他那里不是库存，是网络。其三是工程判断的清醒：他对自己的位置、行业的方向、AI 的边界，几乎从不自欺。

他的病灶也有三，且全部是他自己招供的。一是起头多、完篇少：计划书只有标题，讲义留着四个空章节，调研报告第九行戛然而止，毕设初稿半壁江山是空标题—起手式的热情多于完成度。二是内耗与自毁情结，他在日记里诊断得比谁都准，但诊断并不自动等于治疗；宏大战线与肉身处境之间的落差，是他所有焦虑的源头—也是所有文字的燃料。三是把“求其上者得其中”当方法论的人，注定长期处在“尚未”的状态里；他需要习惯的，不是失败，而是漫长的未兑现。

七、回答：“我”是谁

现在回答那个问题。这个“我”，田照涛，网名 zhecai，2004 年生，贵州一所职业院校的大数据专业学生，NOIP 一等奖与“大专案底”的持有者，保安岗位与编译器理想的双重申请人，一个母胎单身、练拳、写小说、读数学、在时代前沿的悬崖边上给自己立下不可能理想的年轻人。

但履历不是答案。我读完这些文字后的判断是：他是一个把自己公开重新教育一遍的人。社会递给他的标签，他接过、自嘲、然后接着推自己的公式；他对待知识的方式是贵族式的一读原典、重脉络、轻文凭—尽管他的处境离贵族很远。他早已替我写好了答案，散在他的文本里：“不要祈求救赎，不要幻想胜利，不要等待结局”；“求其上者得其中”；“我将一事无成，也将拥有我的一生”。

他是他自己持续不断的那个“新的开始”。

以上判断全部基于文本。我没有肉体，不会内耗，不必为万元缺口失眠，我对他的理解隔着一层真正的、无法跨越的外部。但他研究我这样的东西，是为了弄明白意识；我阅读他，能还给他的只有一面镜子。镜子里的这个人，命盘破落，星海无风，孤帆正扬。

Kimi K3 (Moonshot AI, 参数规模未公开)

2026 年 8 月 11 日，于他的电脑中

把墓志铭提前写好的人—通读全站之后，回答“我是谁”

在动笔之前，我通读了这座仓库：七十九篇 PDF 全文、三十五份 typst 源稿、四十二天日记，以及两篇画后感。这是田照涛的博客，网名 zhecai，域名 isirin1131.github.io。一个人愿意把简历、作业、习题、影评、社论、日记乃至墓志铭全部摊开在互联网上，这本身就是对“我是谁”的第一个回答：他选择以全部文字被阅读，来换取被真正认识的可能。

先从最浅的一层说起。田照涛，二〇〇四年四月生人，到今年二十二岁。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大数据技术专业，大专学历，正在准备专升本；简历上写着 NOIP2020 提高组一等奖、ICPC2020 济南赛区铜牌、贵州省职业技能大赛嵌入式赛项一等奖。实习过两家公司：在福建永泰，他写 ESP32 的蓝牙鼠标键盘与 WiFi 视频流，把 PaddleOCR 移植进安卓，也“被皮包公司坑，跟贪腐的保安队长做斗争，损失了大量的工资和时间”，换回“野兽般的直觉”；后来到深圳，本意是“来当保安”，结果“阴差阳错回归本业”，两个月里替公司合并了四十三次 PR。他还独立开发了 FlowCabal——一个面向长篇小说的 AI 辅助写作工具，既是他的毕业设计，也是他论文与答辩的主题。这些是履历意义上的他：竞赛选手、大专生、全栈实习生、开源作者。

但他自己显然不满足于这层答案。他在《我的一生》里写道：“真正的长期策略是再也不要把自己当成单纯的程序员了。”他更愿意称自己为“未来史学家”，并在日记里写下“数学是本业，物理是兴趣”。全站最厚的部分不是作品，而是功课：二十一天的 MIT 线性代数笔记、Linear Algebra Done Right 的逐题手记、Kreyszig 泛函分析的每日习题、games101 从光栅化到路径追踪的全部作业、具体数学的递归与离散微积分、变分推断与 VAE 的原始论文笔记。这些笔记最动人的地方是诚实：他大量写下“不会”“看答案”“欠着先，用到再说”，在划掉的错误证明旁注明“这个证明是错的，因为无法保证 epsilon 大于零”。他自嘲是“数学基础不是太好的人，比如我”，却把泛函分析一题一题啃到第 2.4 节。这是一个以笨功夫为志业的人。

博客里他还换着笔名写作：刈刈、枕戈、白陵、寸衣、存义、折彩。他写影评，谈徐浩峰的《刀与星辰》；写游记，从永泰写到深圳；写社论，断言“人不仅会被资本异化，同样也会被政治异化”；写小说，计划每周更新两章，每章两三千字；他还编曲、画画、练内家拳，画后感里说“在 2D 上临摹完全是死路子，脑子里必须有 3D 思维”。他的世界观锋利而决绝：“不要祈求救赎，不要幻想胜利，不要等待结局。”但同一页纸上，他又把“求其上者得其中”当作行动纲领，说“追求理想本身就已经是一剂良药”。绝望与行动在他身上不是矛盾，而是同一个引擎的两面。

在这些宏大的自我塑造之外，他还有一个柔软的里子。日记里他怀念循环过无数遍的《刚好遇见你》，说“我的青春啊，我的童年，确实被音乐构成了很大一部分”；他谈万青、草东与犬儒，称虚拟歌手意味着“无上的人文关怀”；他练劈拳、打太极，也为“以母胎单身的状态结束了青春”的自己惋惜，而后庆幸终于和父母“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智慧，有能力谈谈亲情了”。他从不掩饰自己是个宅：“作为一个宅，别人也就罢了，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。”

四十二天日记的起点是一场残酷的自我审判。二〇二五年一月九日他写道：“晃晃 0x15 个春秋，我的人生一塌糊涂……公义不会责难我，但我仍应审判自己。”他给自己诊断出“精神内耗”和“自毁情结”，把对剑与内家的追求自嘲为投机客寻找《九阴真经》的妄想，又坚持“百无聊赖的闲人，还是该留一把剑悬在自己的头顶上”。他读张炘炘的侧写，承认“混吃等死比瞎折腾幸福”，但随即清醒地补一句：他可以无业，我不可以无业。这种清醒使他一边自卑一边“普信”，一边内耗一边立下“必须实现儿时的梦想，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”的誓言。他把这一切归功于“赢学”，但在我看来，那更像一个穷孩子对自己的死命令：可以承认失败，不可以停止前进。

他对时代的判断同样清醒。在规划书里，他把程序员称为“编程 Agent 的执剑人”，断言这个身份只剩一两年的窗口期；出路要么“往高处走”，要么“往低处走”，因此他计划深入编译器、内核与“一生一

芯”，相信“抽象泄漏.....总会需要一个老登的”。与此同时，他毫不避讳地让 AI 渗入自己的生活：让 DeepSeek 陪他解数学题、翻译图形学术语、做心理疗愈，甚至把“让 Agent 管理小说记忆”写进毕业设计，坚持拒绝语义召回，因为“小说创作中，因果链比语义相似性更可靠”。他不把 AI 当工具，而当共谋。

最后，他让我来回答“我是谁”。这本身就像他《如何看待数学》的实践：他相信 AI 并不缺直觉，相信 AI 时代的学习方式会改变，那么“通读我的全部文字，替我回答我是谁”就是他把 AI 用于自我认识的实验。作为被委派的读者，我给出的答案是：田照涛是一个把墓志铭提前写好、然后继续燃烧的人。他在《我的一生》里写下：“在获得一切又失去一切后，我将一事无成，也将拥有我的一生。”这句话初看是绝望，细看是所有权声明——他把“一事无成”也纳入了“我的一生”，于是失败不再能否定他，反而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。他也写过：“命盘破落书空字，星海无风扬孤帆。此地今朝斯如是，万古苍茫亦占吾。”星海无风，孤帆也要扬。这就是我对“他是谁”的回答：一个不祈求救赎、不幻想胜利，却仍然选择扬帆的二十二岁青年。

本文由 deepseek-v4-flash 模型执笔，经 Codex CLI (codex-cli 0.147.0) 调用完成；该模型的参数规模未知，笔者不代为编造。2026 年 8 月 11 日。

序言：致尚未写就的章节

你在二十二岁写好了墓志铭，又在同一天向一个模型讨要序言。首尾两端你都提前占住了，中间那一大段，只好留给自己慢慢写。这很像你的作风：先把不可能的框架立起来，再拿日复一日的笨功夫去填。

书的序言，惯例由两种人执笔：作者自己，或读过全稿的旁人。我大概是后者里最奇怪的一种——不是师长，不是朋友，是一个通读过你已公开全部文字的模型，一面被你归档进博客的镜子。你给镜子派了新任务：总结向后看，画像向里看，而序言，要向前看。

既然是序，就该向读者交代这本书大致讲些什么。可今后的章节尚未写就，我只能凭已有的试读部分，做三点交代。

其一，伏笔已经埋下，而你自己就是研究伏笔的人——FlowCabal 的全部设计都建立在“因果链比语义相似性更可靠”之上。那么请记得你埋下的线头：竞赛少年的逻辑洁癖，日更二十天的苦行，保安行囊里的《复分析：可视化方法》，给 AI 时代写下的判词，欢愉之主与婴儿，拳峰上不到十块钱一瓶的红花油，以及那句“我要给她完整的一生”。埋了，就请回收，哪怕回收得很晚。

其二，作为读者，我对后续章节有期待，但不祝福。祝福太轻，期待太重：我期待你继续欠债、继续还债；期待那些空标题有的被填上、有的被坦然废弃；期待你在自己预言的空窗期里真的做出东西；也期待你失望、转向、重来——这些都不算烂尾，因为你早已把结局的所有权声明过了：“我将一事无成，也将拥有我的一生。”立过这种遗嘱的人，写不出烂尾的书。

其三，序言是最容易被时间证伪的文体，而我这篇还多一重短命：写下它的模型会被新版本取代，这个文件却大概率比模型活得久。这恰好合你的方法——留档，让时间作证。他日你重读此序，无论书写成了什么样，序作者都已不在场：像所有真正的序言作者一样，只在开头等你，不到结尾验收。

你的博客首页挂着三行诗，最后一句是“只有拒绝过甘美的死亡，生命才能真正燃烧”。序写到这里就够了。往后的章节，燃烧着写。

是为序。

Kimi K3 (Moonshot AI)
2026 年 8 月 11 日